

33

John抬起头，看到Rose正站在一艘troll方的巡逻飞艇舱口向他招手。他想回以微笑，却最终只能挤出一个勉强的扭曲表情。但无论如何，Rose对于找到他这件事显得相当开心。飞艇降落在地上，她也跳了下来，遗憾的是她的女儿Vriska也跟着她。

倒霉。John飞向她们，速度比他平常的移速快得多——他不希望他从前的朋友还有她正青春期的女儿的注意力被吸引到灌木丛里纠缠的那两个人身上。他弯下腰，像是要与Vriska来一个拥抱（这显然出乎她的意料，因为John一贯对于和她进行任何程度的身体接触都兴致缺缺），但事实上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借着刚才飞行的动量把她抱起来转半圈，好让她背对着远处那被诅咒的灌木丛。

**VRISKA: 哇！你好啊老家伙。**

**JOHN: 嗨vriska，嗨rose。很高兴见到你们！**

**ROSE: John，我…**

当Vriska拽着John奉还了一个她自己的拥抱时，John和Rose都被她吓了一小跳。

**JOHN: 哈哈，噢我的天！哈啰啊vriska！**

**VRISKA: 哈啰啊John！**

**JOHN: 真好。真是太好了。嘿，我们何不到那边去聊一会儿呢，嗯……就，不需要理由，聊聊就好？哈哈。**

**ROSE: 噢……好的？如果你希望如此。**

**JOHN: 噢当然了，这就是我最希望的，飞船那边的景色……比这边好得多。相信我。**

Rose朝他挑了挑单侧的眉毛。她身后的灌木丛中传来一声哽咽的、色情的叭噗。

**ROSE: 那是……**

**ROSE: 不，算了。**

**ROSE: Vriska，你去帮你妈妈处理一下部署的问题如何？**

**VRISKA: 唉。我简直八敢相信在进入战争年代之后我还是得听你的话。**

**ROSE: 快点儿去，亲爱的。**

谢天谢地，Vriska最终还是服从了母亲的命令，扭头返回了巡逻飞艇。Rose还是想再看几眼那声值得怀疑的叭噗的发源地，但John强硬地把她拽到了飞艇背后，脱离了那丛讨厌的灌木中正在发生的灾难的音波影响范围。

绕到飞艇另一侧后，他看到了正在高效地从机舱里鱼贯而出的军队。他们都穿着全套的艾特尼亚军装。就像酷炫的科幻电影中的制服一样，荧光色的装饰线表征了穿着者的血色。Rose也穿着军装，她的配色是黑与薰衣草紫。他担忧地打量了她几眼，然后伸出了手，手心向上。

**JOHN: 所以说……战争年代真的来临了？**

**ROSE: 是的。**

**ROSE: 我能理解你为何不愿被牵扯其中，也尊重你的决定。但我还是想在出发之前和你再聊一次。**

**JOHN: 噢，谢谢。我真的非常感激你的体贴。**

**JOHN: 如果你真的连句再见也不说就去慨然奔赴可能的死亡我真的会遭受巨大的打击。**

**JOHN: 我又回想了一下，其实这一切的起源也是这样的，对吗？**

**JOHN: 那时的你也虚弱得像就要奔赴死亡一样，而我却必须去完成一项危险的任务。**

**JOHN: 然后我们就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

**JOHN: 就像是……**

**JOHN: 愚蠢的循环完成了闭合？**

Rose大笑起来。

**ROSE: 不要有那么多可笑的想法，John。什么也没有闭合。**

**ROSE: 这场戏剧没有真正的开始，也永远不会完结。**

**JOHN: 哈哈。是啊，没错。因为这就是现实生活，对吗？**

**JOHN: 试图解读这堆愚蠢的、完全随机的事件之间的论述相关性的行为是相当幼稚而无意义的，我想也是。**

**ROSE: 不，我想表达的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ROSE: 无论如何，我们的生活都能够由一条叙事线串联。截止到那一特定的事件节点前，这样的做法都是绝对正确的。**

**ROSE: 但那已经永远地逝去了。**

**JOHN: 因为……这里是非正典的，是吗？**

**ROSE: 你还记得我在许多年前给你讲述过什么吗？关于正典世界的三大支柱？**

**JOHN: 嗯。**

John摸了摸下巴，非常努力地开始了回忆。也许他回忆得有些太久了。Rose叹了口气，敲了敲他的眼镜的横梁。

**ROSE: ‘不记得’才是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John。**

**JOHN: 我只是不想让你觉得我完全没有在意你口头发表的喋喋不休的哲学大部头！**

**ROSE: 我确实曾经常口头发表有关哲学的长篇大论，或者说曾经的我确实如此。**

**ROSE: 考虑到我们所栖居的这方现实的形而上学特性，如果我对你在时隔近三十年后仍保留着有关那些拐弯抹角的技术术语的记忆抱有期待，那对你而言将是不公平的。**

**JOHN: 哇哦，我们已经认识这么久了。**

**ROSE: 是的，没错。**

**ROSE: 或者。**

**ROSE: 更准确地说，我们既已经认识彼此了很久，也已经对彼此失去了解了很久。**

**ROSE: 在那个十六年前的早晨，我告诉过你，正典世界由三大要素共同支撑：本源性、相关性和真实性。**

**JOHN: 嗯。**

**ROSE: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从‘真实性’的锚栓上挣脱了许久。**

**ROSE: 因此，当我们基于主观意识感知的经历在此刻做出‘我们已经认识了彼此很久’的判断时，这一判断实际是不具备真实性的。**

John咀嚼着这一表述背后的浩瀚现实，突然感到自己是如此的渺小而悲哀。他闭上眼，抓住了自己的头发。

**JOHN: 我的天啊，rose。在这样的一天里提起这些实在有些为时过早了吧。**

**ROSE: 我也这样认为。**

**ROSE: 而且，这也不是我来这里时想要与你说的话。**

**ROSE: John。**

**ROSE: 看着我。**

Rose用纤细的手掌抓住John的胳膊，将他温柔地拉到自己面前。John睁开双眼，看到她的脸庞反射着上午的阳光。在灿烂的日光下，她的双眼明亮而夺目。

**ROSE: 我想要谢谢你。**

**JOHN: 为……为什么？**

**JOHN: 难道不正是因为我拒绝去与lord english战斗才搞砸了这个世界吗？**

**JOHN: 都是我的错，我们才不得不生活在这个毫无意义的地狱中，所有人的神智都日渐崩坏，甚至现在还要爆发战争……为了解放奶油打发集中营里的战俘！**

**ROSE: 噢，随你怎样定义。**

**ROSE: 这场战争与过去的一点五个十年里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一样无关紧要。**

**ROSE: 至少现在我们有了冲突，有了\*可以去做\*的事。**

**ROSE: 有了可以为之奋斗为之抗争的理由。一个值得信赖的信仰。**

**ROSE: 我感激这一切。但那都不是最重要的，John。我要感谢的是，这一切让我有了追求幸福的可能。**

**ROSE: 我从未……**

Rose意味深长地顿了顿，仿佛在她开口的同时答案将自动显现。

**ROSE: 我从未想象我真的能有机会获得幸福。**

**JOHN: rose……你难道一直没有找到幸福吗？**

**JOHN: 哪怕在你与kanaya结婚的时候？在你还没生病的时候？在我们还都团结在一起的时候？**

Rose摇了摇头。她从John身边走过，走向开阔的原野，走向远离战场的方向。原野是如此的开阔而平坦，从脚下绵延百里直达天边。在地球C的晨间雾霭中，Rose就像一个苍白的影子。

John没有跟上她。他为她留出独处的空间，让她背对着他伫立。她将双手合十于胸前，抬头望向无暇的蓝天，望向完美的朝阳与云朵。大地上的黑暗风暴还未玷污这一方澄澈天空。

**ROSE: 在《博学者的自——**

她迅速纠正了自己。

**ROSE: 在我小时候写的那本冒傻气的巫师小说里，**

**ROSE: 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存在于潜意识的领域中，被进入其中的个体自身认知的不科学性所制约。**

**ROSE: 换句话说，它会在你意识到它的存在的同一瞬间停止存在。**

**ROSE: 因此，掌握真正知识的人将永远不会获得幸福。**

John凝视着自己的双手。这双手曾拥抱过婴儿时期的Harry Anderson。这双手在几个小时前刚刚撕毁了Terezi的自拍。这双手在十六年前曾支撑着Rose离开她的病床。在那个清晨，一种战栗突然觉醒——一首奏响在骨髓深处的次谐波交响乐。他记得一切对他仍具“真实性”的现实。他知晓在他做出决定的前因与后果。他无法忘却、也不会忘却这一切。这是他这么多年都沉浸在如此状态中的根本原因吗？

**ROSE: 但我已不再是、再也不是那样的人了。**

**ROSE: 世界的帷幕已遮蔽我的目光。**

**ROSE: 这是神赐的恩典。**

**ROSE: 我不在乎这世界的真实与否，更不在乎它脱离正典的事实。**

**ROSE: 我终于拥有了一位美丽的妻子，我对她的爱比我想象的更深。我还有了一个令我无比骄傲自豪的女儿。**

**ROSE: 是的，这一切也许都是终将消亡于虚空的转瞬即逝的无意义噪声，都是在传出之前就被风吹散的耳语。**

**ROSE: 但我依然感激我有机会感受这一切。**

**ROSE: 所以，John……**

Rose微笑着转过身，她的笑容平静而真诚。她的双眼清澈明亮。再没有其他形容词能够定义她的表情了：她很幸福。

**ROSE: 谢谢你。**

她走上前来，在他的脸颊上落下一吻。John抬起手臂，搂住她的肩膀，给了她一个热烈的拥抱。他深吸着她发丝的清香。无论问题的根源究竟在何处，眼前的她都是真实存在着的。真实的定义究竟是什么？

第一轮炮轰开始了。炫目的光影交错闪逝，在尾迹中留下一纳秒的无声寂静。

当拥抱结束，John开心地笑了。在硝烟的笼罩下，他们几乎看不清对方的脸。即使Rose已经说过这个世界无始无终，John依然觉得他在这一刻看到了终结。一瞬间，他似乎有了些许明悟。结局一直都掌握在他的手中。

而他终于决定放手。

> ==>